



那天晚上,沿下塘街,去清名桥。街是老街,桥是老桥,属无锡名胜,历史之久,比肩惠山的奇畅园。

雨夜清名桥

肖复兴

我见识短,来无锡多次,从没有来过此地,也未闻其名。无锡市新华书店的黄、周两位老总,特意带我和老伴到此一游,以补缺憾。

天下着小雨,江南四月,正是难得。霏霏细雨中,撑着雨伞,踩着石板路,别有一番情趣,是北京没有的。这样的情景,只发生在似是而非的想象中,或旧日的老电影里,细雨如丝似缕,淅淅沥沥,轻轻漾漾着电影里缠绵的雨声中。黄总是我多年的老朋友,她告诉我,她家原来就住在这里附近,水滋润,从小在水边长大。她指着脚下的石板路对我说:这些石板是这些年新铺的。自然,这是为了拓展旅游项目,将破损的老街重新打造。旧石板不存,老街肌理还在,街旁的大运河更难更改。岁月的包浆,沉甸甸,还在老街和老街人们的记忆里,旧日街景便总还依稀在眼前。雨丝清凉拂面,脚下石板路,滑腻如蛇,在街旁小店灯光映照中,湿漉漉的,闪烁着迷离如梦的光斑,让人恍然跌入前朝。这便是老街和新街的区别,老街有眼前的景,也有旧日的史,景史交错,怀旧之情,油然而生;岁月如流,扑面淌来。

很快,清名桥就到了。必须有这样老街一路逶迤的铺垫,清名桥才会如名角登场,有了非凡的气场。这是一座黄岗岩造的单孔拱桥,横跨如虹在运河上,桥洞轩豁,可通大船往来。因下了一天的雨,桥上铺着草垫子,拾级而上,脚下的每一台阶,都有草垫子防滑,足见无锡人的细心。虽然下雨,桥上桥下,游人依旧很多,都是来看老桥,更是来桥上观运河的夜景。运河两岸,店铺林立,大红灯笼高高挂,映得水面浮光耀金。又恰逢细雨蒙蒙,让夜色更加飘逸朦胧。一座老桥,一条大河,联袂出场,演奏一曲二重奏。桥上人影憧憧,河面波光潋滟,两岸遥街灯火,深巷帘卷,都如在迷离的梦中。对于我这样的北方人,江南烟雨之夜,最是迷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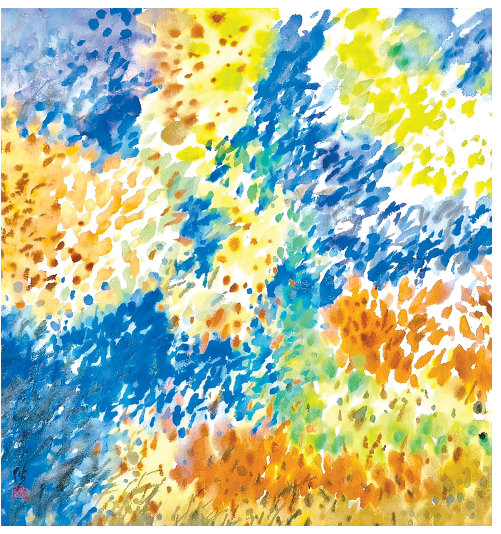
下桥时,黄总一手打着伞,一手挽着我;周总一手打着伞,一手挽着老

伴。毕竟我们都老了,尽管有草垫子,他们还是担心湿滑,怕我们跌倒。我能感觉到黄总手心的温热,在使劲儿挽着我的胳膊。但是,再怎么小心翼翼,草垫子已经浸透一天的雨,又经过了一天游人的踩踏,湿滑得很。老伴踩一个石阶时,草垫子滑溜溜的,如一条鱼,不住想从脚下滑出,老伴打了一个趔趄,前脚下的草垫子,如一个滑板,带着她往下滑,幸亏周总的手使劲儿拽着她,才没有滑倒。

虽是有惊无险,但眼前的石阶还多,细雨飘洒中,余惊未散,老伴脚下有些蹒跚。这时候,一个高高个子的男人,匆匆几步,走上前来,一把挽住老伴的另一只胳膊,说了句:两个人扶着,更保险!就这样,他和周总一人一边,搀着老伴,一步一步,踩着草垫子,稳稳地走下湿漉漉的石阶。走到桥下,老伴和周总连声向他道谢。我和黄总在一旁,也高声向他道谢!他连连摆手,只道是雨天太滑!夜色朦胧,看不清他的面目,素不相识,却出手相助,尽管对他来说只是手到擒来的区区小事,但这个无锡人,还是让我心生感动;而且,想起桥上的那些草垫子,虽然也是小事,但让我对无锡倍增好感。

黄总似乎比我还要过意不去,一再向他表示感谢。他和我们一路,沿老街走去,黄总用无锡话和他聊了一路,越聊越熟络。我听不懂一句无锡话,只听见他们两人一边说,一边禁不住笑了起来。周总告诉我说,他们聊到了,竟然是同在一所中学的同学,他比黄总高两届。世界真小!中学同学,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,虽同居无锡,几十年后,居然在清名桥上相见。我和老伴也忍不住冲黄总和他笑了起来。黄总和他是巧遇,我们和他是偶遇,但知道他和黄总这一份学生时代的缘分,对于我们,也有些算得上是奇遇呢。

邂逅走出老街,他和我们分手了,他走出老远,我向他挥着手致意。下塘街难忘,清名桥难忘,无锡难忘,更因为半路上杀出来了一个程咬金。回到北京,又想起雨夜清名桥上这次偶遇兼奇遇,忽然想到,忘记问他姓什么了。不过,没关系,可以向黄总。



问春

齐铁偕 诗书画

曦光淡淡水汾沅,晨起懒慵留宿醺。昨夜春山初过雨,鲜红嫩紫闹缤纷。

诗的威力

邓伟志

李默庵是国民党的名将,1949年参与策划程潜、陈明仁的和平起义,1981年回国后,担任了第七、第八、第九届的全国政协委员。1936年西安事变时,李默庵奉命要攻打张学良。周恩来认为此举不当,便去看望李默庵。李默庵对周恩来彬彬有礼。交谈中,周恩来背诵了李默庵的两句诗:“登山桥畔登仙去,多少红颜泪始干。”李默庵茅塞顿开,内心里佩服周恩来,决定听老师的,不去攻打张学良。“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。”(《老子·道德经》)最美的音乐是悠远低沉,最高的境界往往是超越了常规的形声。

访阿尔勒

吴联庆

春日南法行,住宿在阿维尼翁,顺道走访一座小城:乘坐西南线火车,二十几分钟即抵达阿尔勒。因为路程仅36公里,选择当天返回有“小罗马”之称的阿维尼翁。回程班次很多,都可坐,末班车的发车时间竟是23:46,可见

小城人气之高。也许是因为浦美奥赛展的梵高作品热余波所及,走过车厢时,听到几位中国游客在说沪语,彼此相视一笑。灼热的阳光,明黄色的建筑和悠闲的氛围,是阿尔勒的特色,小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城。阿尔勒的魅力在于它既是著名古城,又是梵高的露天美术馆,旅人想深入了解大师梵高,也想触摸小城的灵魂。小城的中心是古罗马的遗迹群,是一座有震撼力的石砌圆形竞技场,它是阿尔勒的地标,也有南法独特的地中海风情。登上竞技场最高位置的角楼,阿尔勒老城的红瓦屋顶和远处的地中海平原尽收眼底,海风阵阵从耳边拂过,仿佛夹杂着当

忽然想起两件旧事。那是1987年4月15日下午两点,复旦大学举办一个白先勇的座谈会,通知我们这些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去参加。白先勇是白崇禧的公子,当时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教授,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,国内早有他的作品印行。初见白先勇,大约四十五岁的年纪,他与李欧梵是同窗好友,稀疏的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,一张脸刮洗得干干净净。敞开的藏青色西服里面,穿一件宝蓝的衬衣,系一条红白相间的领带,显得非常富有学者的风度。在服饰上,他似乎比李欧梵用功。和李欧梵一样,白先勇给我的印象很好,主要是他的谦恭而又得体的儒雅风度和颇为广博的知识。座谈会由副系主任王锦园主持。我向白先勇询问了梁实秋的情况。白回答说,梁作为英文学术权威,莎士比亚的专家和作家的声誉,是家喻户晓的,很受人尊敬。但他的古典主义理论,年轻的一代都不怎么感兴趣。梁的续婚,在华语文坛也非常引人瞩目,他后娶的妻子韩菁菁,曾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红歌星,美貌动人,又能做得一手好菜,因此梁的晚年生活很幸福,这也是他晚年依然丰产的主要原因。

就在见到白先勇的几个月之后,收到了《书林》杂志编辑肖敏寄来的一封信,谓有一梁实秋当年的学生唐郁南,见到《书林》上刊出的我的一篇写梁实秋的文章以后,思念旧师,极想晤我一面。我上课前直接去了淡水路上她的寓所。当时唐郁南是一位七十有六的老太太,清瘦瘦削,双脚已不良于行,衣着相当朴素,但精神极好,谈锋甚健,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。她寄寓在胞妹处,居一亭子间,内有一床一桌两张沙发,两个书橱,屋内有些凌乱。唐约在上世纪20年代末在上海中国公学听过梁讲授的英汉互译的课,上世纪30年代初又曾在青岛大学梁任馆长的图书馆内当一个馆员,彼时与梁过往最密,几乎每周一次在梁寓用饭。她对梁的印象是:一位学识渊博、和蔼可亲、爽朗豁达的师长。后来她去法国留学,便与梁分别至今。唐的丈夫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徐思恩,亦是一代知名学者,已故。唐与许多名人相识,诸如冰心、沈从文、徐志摩等。唐本人1957年在山大外文系任教时被打成右派,历尽磨难,直到平反。当年巴黎大学风神潇洒的年轻女性,我见她时,已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了,想来令人唏嘘。她向我打听了梁文茜在北京的地址。

往事如烟,烟云有时会消散,有时却会在头脑中一直缭绕萦回。年角斗士的呐喊,脑海里瞬间出现上万观众攒动的人头和欢呼声。去阿尔勒的主要原因,当然是梵高。大师生命中最后的两年在这里度过,大名鼎鼎的《向日葵》《在阿尔勒的卧室》《星空》等都创作于此。古城处处有着梵高的影子,城中心的福鲁姆广场,与许多南法城市的小广场并无二致,车停得水泄不通,行人走路要小心。与其他广场不同,距离百米就能看见梵高咖啡馆标志性的明黄色外墙。踏入咖啡馆一楼,满座;上二楼,映入眼帘的两面墙也是明黄色的。小坐慢饮,想到大师笔

下的“卧室”:一张木床、两把椅子、一张小桌、一个洗手盆,墙上挂着两幅肖像。墙壁是鲜亮的淡紫与蓝色,地板是橙黄色,床是深红,床单是柔和的柠檬黄。家具略显倾斜,似乎整个房间在微微呼吸。梵高对弟弟提奥说:“希望用色彩表达绝对的安宁,没有不必要的细节。”安宁,是梵高渴望的精神休憩;蓝与黄,是梵高在阿尔勒最喜爱的组合,明亮中带着几分疏离。梵高曾在阿尔勒的拉马丁广场租了一间房,俗称“黄房子”。梵高在阿尔勒精神病院,即圣保罗修道院医院接受过治疗,他1889年5月入院,住院12个月。名画《在阿尔勒的卧室》,是梵高根据回忆在医院创作完成的。这家医院原址没变,但已面目全非。绿草如茵的院落一角,用艳丽的绿蓝色铁架,搭建了一个图书馆,附近的房间变成一家快餐馆。阿尔勒作为南法热门旅游城市,当地旅游局特意在此开设了书店、画室和礼品店,装帧漂亮。店内所有的产品,都与130多年前在此住过的梵高有关。而今大师笔下的“卧室”,已化身为礼品店里畅销的明信片或油画复制品,每天售出数百张。至于拉马丁广场的那间“黄房子”,在缓步徐行、仔细搜索一遍后,未发现任何标识,踪迹全无了。对此,我并无多少遗憾,因为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,大师梵高宛若一颗流星,划过夜空时留下了轨迹,至今仍然星光熠熠。

旧事两件

徐静波

自从手机上安装了豆包AI助手后,它有问必答,解了我不少难题,但偶尔也会让我上当。

正在写一本书,原计划一年完稿,谁知在完成三分之二时,啥啥都写不下去了,且一停就是三个月。无奈,试着去问豆包。我在豆包的对话框中写上“如何克服写作时的拖延和倦怠情绪?”豆包很快给出了答案:把写作拆成独立步骤,每次只做一个;给每个小任务定精确截止时间,如今晚写完某一节。暂时转移目标,如整理素材,或散步10分钟。隔离干扰,远离手机,关闭电脑弹窗。降低期待,初稿的唯一标准是写完,修改环节再追求质量。对照自己,总想“一口气完成”,结果搞得挺疲倦,为暂时转移目标,猛刷手机小视频,却又把持不住时间,等到心满意足时,似乎忘了还在写书稿。根据豆包的提示,我把后面准备写的内容分成多个“小任务”,集中精力打“歼灭战”,效果极好。

上小学的外孙女放学回来要做功课,尤其是数学,做完后不知答案对不对,让我过去复算答数,常常搞得我头昏眼花,费时又费力。自从有了豆包,外孙女让我在手机上拍下她所做的数学题,豆包上立马显示出标准答案,从此减轻了我的负

豆包解题

吉建富

担。其实,豆包的拍照用途远不止这些,买来的进口药,标签上全是英文,豆包一出场,问题即刻解决,而且文字与语音同步,药品产地、服用计量写得清清楚楚,听得明明白白。然而,豆包也会误导我。家里一把雨伞的开关失灵,只要配一个伞柄上的弹簧扣即可,最多几元钱的东西,就是没地方买。于是我请

教豆包:“请问杨浦区哪里有修雨伞的?”手机上马上“跳出”几十行文字:惠民路某某号,营业时间8:30—11:00,还在括弧中注明:修伞专柜天天有,还告诉我乘车路线。最感人的是豆包亲切地问:“需要我帮你查一下今天修伞专柜的情况?”我连忙打上“要”的二字。豆包显示:“今天正常开门,修伞专柜在岗。”我骑自行车十多分钟便找到惠民路的门牌号,顿感情况不妙,门牌号对的,大门紧闭。向隔壁超市营业员打听,被告知他们在此多年,没听说有修伞的。豆包啊豆包,让我欢喜让我忧。

身,简单洗漱后一头扎进书房写作,纵使我的大脑尚徘徊于清醒与混沌之间,还是挣扎着爬起来。

长期坚持的生活或工作状态,不觉十几载,也由初始的艰难变成自身需求,如今近乎成为一种本能。朝霞照书桌,早读值千金。凌晨五六点钟,四野静谧,魔都最难得的一段安宁时光,尤其要统筹合理安排。咖啡机开启的同时,迅速沐浴洗漱,在袅袅四散的咖啡香气中打开电脑。晨光中十指在键盘上翻飞,要赶在喧嚣白昼即将到来的前夕,深思熟虑之后逐字逐句反复研读。不受限制地读书写作,这是许久以来我心中最渴求得到的一种奢侈状态。不禁想起一位朋友。生长于书香门第的她,对于读书环境的要求,素来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执着,最爱曾经坐落于南京西路的原上海图书馆。很多年前的她,霞光下的角落里,手捧一本外国名著,在打开的迷

宫里探索,转角遇见爱。嘴动脑动不如手动,好记忆不如烂笔头。我喜欢买各种各样的便签纸,读书时做原著批注用。读到某个观点并由此受到启发,兴奋灵感突如其来,立即写下来,而一首诗歌的雏形,常常就这样不期而遇。

好习惯有时可以是某种力量。当代人的精神被“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”的洪流所裹挟,神经仿佛被过度拉伸的弦,焦虑内耗已成常态。在某个彷徨的瞬间幡然悔悟,其实最好的成长,从来不是狂风暴雨之下的掘苗助长,而恰似这绵绵春雨浸润下的缓慢节律。成长的本意其实并不在于追赶,不慌不忙,积累沉淀,总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万物生发,繁茂收敛,皆有其定时。写作多年,愈加明白与其急于求成,不如朝着既定目标坚持不懈,抵达往往就在于最耐

起床这件事

王榕

心的等待。精神的朝圣与追求,于我而言,似乎更是一种不必言说的固守。立夏已至,气温回暖,白昼渐长,空气里已然有了夏天的味道。写累了歇一歇,看那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钻进屋来。猫咪安静地立于一旁,与我四目相对,两相无语。我走到窗前往远处探看,满脑子在想小说还要怎么改更好?接下来要写点什么?倏地想到冰箱里的酸奶即将过期……

今春魔都多雨,此刻暂歇,窗玻璃上薄薄一层雾。楼下新开的早点铺永远大排长龙,有人面对一棵枇杷树打太极。世界灿然一新。晨光中的空气也格外清鲜,连呼吸似乎也变得轻快……

这世间最深的爱,或许就藏在这清晨5点的厨房里。

责编:郭影

十日谈

清晨你如何起床

